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洹詞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蔣繼勳

洹詞卷八 休集

明 崔銑 撰

史論十首

魯莊公論

崔子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帖然從之古未之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於辭且欲制其僕從胡得為篤論哉夫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

文姜失行國人恥之故敝笱諸刺興焉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懾其下彼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弑奚有於子之廢是故狩禚圍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甘役於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哉夫篤於義者利害不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一其重者眤戚不槩於中如莊公者痛父復讐而已他無所忌焉是故居文姜而餼其養責襄公而絶其使枕

戈袵干衣衰食觿號泣於王求助於與國明大義於魯之臣庶治兵畜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寧無惻我之不幸者乎彼楚旅一言士如挾纊秦給懷王項羽猶得而假之況乎父子君臣之相為實人心之不容已者哉惜乎莊公既幼而愚又無石碏子犯之臣庶公子者方覬變而徐圖其利幸其小安忘其大怨悲夫

右上篇

崔子曰魯桓公孰弒之文姜弒之也桓公譎夫人之淫夫人以告齊襄而公薨於車蓋夫人與謀也

魯桓弑兄而立每自危焉結昏於齊歸田於鄭成亂於宋汲汲焉援三强以自固尤屬望者齊也其受凌於夫人久矣故曰弑君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薨夫人孫於齊畏魯人討之也當是時魯有良臣以其君義無利國之心人思奮戈而為之刃讐則夫人戢其滔齊襄失其挾矣母子雖至恩也然文姜大惡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子不得母臣不得君聲斯大義夫人終孫於齊矣不然寘諸别宫俟其自謀可也魯方幸安佚賊夫人何憚焉

如齊如莒宣淫於衆而無恧容是相安而習獸行莊之家政泯如也夫藉人以利者害斯隨之怙強以立者削斯及之彼見利而後利我彼有取而後強我苟其力之足致者毋弗飫也般卒閔弒魯再罹婦禍也殺惡立接齊三成魯亂也其不亡者幸耳故循義為利者不空強禮以立者無敵詩曰自求多福大國何與力之有右下篇

申生論

崔子曰孟子有言有求全之毀豈不信哉予讀左氏至中生以讒見誅未嘗不垂涕也及見後人責過中生則又低回太息而深閔其不幸嗟乎昏如幽王故褒姒得以逐宜臼庸愚如衛靈故南子得以奔蒯聵彼晉獻公者實奸人之雄也紿虞伐虢一舉而就如制雞犬齊桓公信義布政於列國不能致其一來豈一姬之知所能欺而使之邪葢耽於邪嬖廢適立孽之謀內決久矣金玦之佩偏衣之衣二代之役國人咸知世子之將危姬

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申生已踐東朝之位國之屬望而歸心者也重耳夷吾庶公子也莫適主國故二公子能亡申生存則晉終非二孽有也故獻公之必殺之也申生如被惡名以出獻公猶欲甘心焉為宋馮之受伐為長萬之賂獲父惡愈著身死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辭難明也快心之忿情難什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

里克論

崔子曰里克弑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君何也夫獻公嬖淫妾寵邪庶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耆俊忠言一切藐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弑晉無先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狄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與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譎言則克之才與權觀晉矣當

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如齊迎小白魯友翼僖則晉即定也顧猶荀息之愚立卓子意將絶亂源而啓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手嘗試哉才足以明賢權足以託事而緩貳其圖誰之罪與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嗟乎事當兩難有義會之勢當叢逼有幾樞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豫戒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談其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泰山其非也死賤微蟻晉再亂而君再弒息就

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爲臣榦知爲政君斷乃節輔需乃事賊遲疑討待而勢更矣奈之何哉

趙盾論

崔子曰昔儒之罪盾詳矣然而有遺論焉夫盾之將難皆遇死徒以免靈公之弑亡一節臣盾之疑君越矣晉襄卒迎雍於秦已遭穆嬴之迫不得已而立靈公是置君在盾也靈公少志不在伯盾會君伐國穿亦侵崇然則公之欲除盾得非年長慮易畏其逼與盾非手弑君

者情狀深閟又名賢大夫故董史及夫子指其迹以誅其心婉諷微指嚴乎斧鉞夫果忠君慮邦諫不用去爾越諸異國如宋哀魯羈誰得以弑逆加之夫因難而逃陽若避然陰假手於其黨已即返國執政首惡何辭故曰亡不越境又曰越境乃免盾之權富强宗豈能棄而不返哉盾固心服董筆矣嗟乎柄臣不可固權中才不可世政昔魯亂矣季友忠而僖公立及意如逐君矣晉亂矣趙衰文而文公伯及盾弑君矣其始也託臣賢而

政攸歸其久也豐私家而權不復賢而貽患於國況其他者嗟乎御臣之節承家之忠固不易能哉

季札論

崔子曰更至者事也準權者義也不察其勢望以所難居不量其後處以所近安戾愈積而義全損矣蓋後人迂泥之僻焉爾季子春秋之哲人也不以愛子傷其性不因寳物違其心聞樂知德覘國知終如此其哲也曾謂於其宗國而忍付之顛越哉夫立適者常取賢者權

常則一夫可由權則衆賢斯舉以禹之聖不能襲堯舜之讓蓋順時宜民之道非已可得而強違焉季子逆見其國俗既狡而王僚暨光又皆喜亂而多才攫國攘位後必有之吾既莫之何也已吾潔已以勿始禍自靖可獻於先王雖廢先君之命姑全其義蓋叔齊之流也後人議者曰季子非中庸季子實禍吳國故春秋書名以貶夫季子聘魯已三十年而後光亂作聖人之仁不如是之深險也春秋即此事以著義比見事以較情乃豫舉

其人失中之行而貶之且甚逖也春秋有是例與楚椒秦術復將何以為義邪故五經之失學莫甚於春秋

魏徵論

崔子曰語曰有一言而喪邦者其魏玄成之謂乎自漢之亡也戕於董卓列為三國殲於五胡刼于簒奪分為南北竭於奢隋中間民命邦倫泯乎碎矣唐秦王負神武之畧亶聰明之實五年而天下定兵氛清徵輔建成乃日以殺秦王為事果遂此謀則彼建成元吉之昏狡

必不足以荷大業宿讐悍將並起亡唐生民之難伊始論者曰王魏事太宗猶管仲於桓公先罪後功殆不其然夫齊襄不道子糾小白皆庶公子無君國之分其傅輔之爲旅避害襄公被弑齊臣遠慮協輿情而迎桓公夫定亂以賢勿以次受立以衆勿以黨變之正也建成則命太子也固異雖然論徵者舍其喪邦之大而訾其事讐之細何居秦王斯世是寄亦豈可坐視宗社之滅哉但玄武之舉遂斁綱常惜乎其無需也嗟乎知莫大

乎擇王忠莫大乎壽國義莫先於居身徽也知建成之莫可輔而早去之復佐太宗可也拳拳然思安庸儲之位然殺秦王討黑闥之外忠言長策無聞焉或曰徽負伯王之器欲輔建成有為而以王猛自處也不識建成其符堅乎益彰其闇也已

宋復讐論

崔子曰痛乎宋高宗之南也父兄縶矣母妻擄矣守險而險失恃兵而兵散夫取天下者秉人心而已矣宋自

王安石用事繼以惇京小人之害古未有也脩避而佯退圖利而援經倡邪而任道其讐君子也殄其生又伐其死排其猶又滅其學誣其罪又載諸石揚於朝一工之末埀涕而畏公議易曰包无魚起凶无民而濟有是理邪然則宋不復興與孟子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方金之下汴亡帝中國之志而民初遭蹂躪思毆而去之金人立昌及豫旋師大漠高宗若能政任李綱兵授宗澤貳以韓岳糾兩河之忠義讐可復也是曰順人岳飛

朱僊之捷敵懾民悅高宗若能內任趙鼎參用諫爭招攜惠服明罰正典讐可復也是曰乘勝夫何汪黄間其交秦檜脅其主臣身弗保何助於國已而金謀既成逆豫再廢策士材臣効能宣力中原之勝豈易窺哉且夫興滅振頹復土拓國必有定規以包之實德以充之言其下者子産相鄭孔明立蜀王朴興周皆功運帷幄而効收遠荒宋之君臣任人也忽邪忽正修事也忽暗忽明議制也昨是今非雖有一二臣然而張浚失之罔陳

俊卿失之懦趙汝愚失之疏其他末乎無足頼也奸人賊相甫罷即作譬之延蔓叢棘蔓引根滋莫克剪伐儒者迂辯疑學角勝成敵小人遂因之立禁以排異已宋亡而後止然諸臣猶眣目而非和議攘臂而任復讐徒為簡牘之贅已爾

岳飛論

議者曰忠武之屯朱僊也中原咸思附之蓋違詔而復舊京棄小諒成大績不亦茂乎崔子曰不然易否之觀

曰有命无咎臣之事臣無貳適國之遭難須共濟理反直者諫可也拒則止事隳成者請可也專則悖吾既逆命矣何以責下之順哉高宗辱主也覩見父兄母妻之辱甘於竄伏而不敢奮蓋畏金人獷悍難以綿蕞之力與角也故檜之言與之投使忠武抗而北也或罪其違詔而叛名之將何以伐狄乎語曰同力度德自王安石用事以來宋失民久矣彼烏珠者非折箠可下也且勝負之幾大智難料郭李嘗敗於思明矣況力十於思明

者乎夫民之苦虐者投仁以生也厭勞者望我以佚也斯二者忠武豈得而遂哉檜小人之雄也彼小人者吝於謀國而捷於覷國拙於用才而巧於壞才人將有為也掣之曳之必窮以促使自失其據而兼喪其名以實其言卒亡國而後已忠武果北檜之甘心快忿者一端而已夫至此復安歸乎夫帝王捄亂之道二曰德曰相將其末焉耳是故附衆以仁招攜以德迷方無悔者始討之而弔其民故德九而兵一管仲范蠡佐伯者耳齊

作內政而後攘楚越生養教訓而後報吴蓋本搖者枝披其心防隙者水毁其成兵戈往來之忽固非鄰國之守然彼君相如此徒責功於一將不然之甚者唐李光弼一不朝乃至憤死非代宗同難故幾不庇其宗是故忠武臣節周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子無費辭焉

朋黨論

崔子曰王者之政公與平而已是故以通民之志以定民之趨無以激之慨不生無所鬱之勢不渙故曰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夫水至靜也觸於石則其聲鍧鍧然木至植也盪於風則其枝搖搖然故不公必生異心之民不平必成告訩之習三代而下漢有鈎黨唐有牛李之黨宋有洛蜀朔之黨皆起於季世闇君政陂命亂焉爾方其盛也君相明忠風化渾朴賢必上佞必下道所共由怨亡自作其衰也反是用舍惟其我便刑賞決乎衡準賢則斥則柏舟起歎佞咸升則尹氏被刺上猶不之省乃朋小人以與下讐於是一黨

一擿各因類聚或掎或角皆尚力競漢之黨基於和安之代竇憲梁冀之敢僭楊震李固之受戮君子私憂邦殄思以直躬清議而存之唐之黨積於德憲之際陸贄裴度之外延齡鎛吉之寵小人鬩視權利立交傾軋宋之黨出於熙寧元祐之承安石惠卿之售奸諸賢之投劾而遯學者護守業術推量勝負宦豎憸臣各秉鷸蚌之持以肆漁人之取夫漢之君子忠而昧於時所謂知進而不知退也唐小人貪而忘其軀所謂安危而利菑

也謂漢為黨是罔之也謂唐為黨是譽之也小人利成則爭賊其肺腑而恬何黨之有宋諸臣如洛之道朔之節可觀世矣蓋若獨大其有以服乎人者之心也易曰同人於宗吝其可得免乎夫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教曲涂隘巷求遄輿楫強能獨知期合契符朮之或濟也黨碑樹止金人 躁之逮其南渡茲風愈煽士議未一宋社已屋夫忘國之大讎言字訓是辯舍吾之固有師承

是專卒流於空談靡考於實績孔孟之道猶老莊虛無之誕嗟乎政之偏也始於快巳終焉喪天下學之偏也原於任巳終焉誤國小人之害不與是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許衡論

崔子曰聖人胡為而貴中國也禮義存焉爾胡為而賤四裔也棄禮義焉爾中國而棄是斯退之四裔而知慕是斯進之是故楚乃春秋之深誅絶者也然桓文任伯

皆緩佚弒君之賊而楚旅能討徵舒春秋畧其假而予之故曰禮失而求諸野不愈於大放乎昔中夏陷於金國百年而後元興許子之鄉為金域而自其先已臣金矣兵之虐也日甚民之存者如髮仁人者忍坐視而弗救哉世祖知許子於潛尊其道以隆禮故階之以救亂可也雖然許子未嘗以其君帝也召以議道則往名以制官則往名以立教則往名以作歷則往舍是無往焉是故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不誅則辭鄉教有敕

則不宣問伐宋則不對居元之朝未嘗久淹也故程氏朱氏之學禁於宋而元興之儒者之道晦於金而衡起之若夫化亂為治如古王世斯變通之德不同久專之積迺致矣或曰劉因之隱非與曰元取劉子於名劉子出則為臣於元是故各守其志任道則行徒禄則違可也尊德則就具臣則避可也

政議十篇

均田　覈舉　重輔　簡侍　省官
師田　本末　修禮　訂學　通議

崔子曰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

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況沿而下趨

至今日乎然性之善感乎心未或異也顧係乎主

者予三農之暇作政議十篇制遵今道循古合之

人心不激不隨期之可久

均田

田之不均生自二豪貴宦多賂富室多財顓肥饒之區

擅山澤之利富民又以餘田竄仕籍業貧民仕者優力

役貧者代輸租謗謂富人家穀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

絲席綺侈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吏胥高下任其心衆口稍喧尤為二豪扇搖欲壞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噎而輟餐惜乎夫田均則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使民不過三日今廚傳之供騶從之煩百倍於往州郡一下吏出乘輿列騎擁於衢術蹊傃制度夷等威視而泛常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并名集每丘田主共辯肥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

除之然乃定等分租凡臣非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
入從有定數各嚴立罰以懲不遵夫水旱之虐聖王遭
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漢以來良吏鑿渠致富吾相自
磁至湯繞越百里有大川四滏漳洹湯秋潦之溢壞禾
萬畝榻側竈陘悉變沮洳古所開十二渠俱湮推之他
方可知已前元勸農法良史臣稱曰王道去今不遠可
稽而舉夫斂薄則用足力餘則農修水泉之溉督勸之
警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

教興而頌聲作矣

貢舉

今之士學校教之舉業科目取之文詞非古也然不可廢焉昔成周每夫受田百畝死徙不出同井聯之以比黨教之以鄉大夫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為本六藝以翼是故亡饑寒空其身亡竒衺歧其心處服孝弟出效忠順迨乎德衰臣叛民失業士失學國則誘力是先士則投好宅心孫吳以兵售李悝以農售蘇秦張儀止

掉三寸嚮動七國弁髦其主葅醢其民四豪養客乃至甘為雞鳴狗盜者向使有田生之有學拘之有科目進之不至是也蘇秦固曰使早有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國家造士純用經術然士誦之求仕鮮以禔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考之省此里選之遺奈久已棄之況民各散居遷移靡常同城而不識面閭巷細人之見無出財勢長吏不四五年非以微勞遷即因小瑕黜是以止憑科舉曰付之公道故試

而得人若博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遭負也何也非有參驗之詳而觀察之可賴也自設官督學有司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學者幾歲始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故士並荒從今宜歲令縣令察舉民生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淳行謹者上之守而登於學其輕狡者雖才不取考校黜升責之太守督學官間歲驗其當否以施懲獎士得第銓司精選其才斯量授之任嚴考於課必堅守其法間有幸舉者不延矣夫養士

在乎學董學慎其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淸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搆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重輔

周禮冢宰貳王而治天下春秋列國之興亦相一鄉夫求才必於世取善必於衆挈綱必於一一則和洽而亡戾爭和乃太平之階也戾則荒亂之媒也我皇祖賦眘

聖而起布衣運制六合創出神造羣臣雖劉基之知宋濂之博通俛伏受成嗣主莅政咨詢是急六部分隸各勝厥掌故皇祖廢左右相設六部神宗建內閣參機務豈非相時通變之道乎永樂初以翰林史官直閣後必俟其尊顯而方登簡平章之寄儼若周宰國卿是故削相之號收相之益任愈於前當用慎於今養望於素堅操於謡表能於試顯拔於萃特崇於禮流品非可限歷考不足稽矣英皇復辟親擢三賢薛瑄岳正李賢正德中逆瑾

竊政因戍元老奴僕端揆猶尊內閣劉文靖謝文正之
怨止於褫秩顧近世之選者惟曰淳厚寬詳守故習常
是特婦女之柙躬鄉氓之寡尤豈勝大受者哉是故約
已讓善如唐懷慎是之謂德忘死殉國如宋君實是之
謂忠防細圖大如漢張良是之謂才不然鄙於人主賤
於六曹隳國綱靡士風昔文帝固寵鄧通必展申屠之
直錢若水感呂言之見薄即辟位而去夫有君之篤託
有臣之自重胡患於不治邪

簡侍

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官者言其宰晝丞弼是也左右者言其比近侍從是也丞弼君畏之侍從君親之畏者匡德於顯明親者翼善於燕閑今翰林諸臣講經帝幄懋學儲貳侍從之最也往年論治者欲舉祖宗故典令其分番入直以備顧問承望顏旨宜入警勸予聞王端毅公曰此多新進年少兼有輕才憸德啓君多事亂君用舍者不若止行章奏下諸外廷則邪正辯

白易於捄彌此或一論也未究厥原人主孤處於內宫妾巧黠蠱心移志者何限夫有玉者瓏旃有刀者錯旃不養才而恨亡良未成器而歎不利末之何矣今制進士及第之外選其才行者曰吉士讀書中秘三年而直史館顧教之文詞聲律之靡啓其校試高下之爭厥名伊美考效蔑然宜擇廷臣知道立德者為之師亡則求諸山澤耆宿與之講服聖人存心行已之道乃切劘治體參酌古今之宜要之必行無斁候成而官之詩曰有

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庶乎收豕辟之功而免於端毅之譏矣

省官

皇祖設官分六部以萬務兩諫拂其愆違責郡縣以六事按察究其汚濫自大夫以下必三考乃進二階是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自宣德至今額外添設奚啻累百不督之勤工乃為之分責不亦謬乎況乎下多彙進之才人懐速化之望添官則缺廣廣缺則易轉

倅門聿啓居亡固志事至限守而逃難事成爭知而讓過夫一人而牧十羊則戢一羊而用二牧則騫夫子譏官事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此今所以士節不厲獄要不結役煩而民憊也故集其文案則束牛腰稽其實績僅同蚊翅姑言外服賦稅學校捕寇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縣所理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使府精其成省臬可逸矣故省臬之職别勤惰覈廉貪予能翼純而已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難摧則省臬當之今守

巡之外別立數衙彼高坐司署止以行移相羈維屬吏不奉談小民不知名正德癸酉予奉使大梁過汲郡兩監司嘖有煩言治兵者厚其卒僉用富戶盡蠲泛役曰胡有責人於死而恡其輕者乎治民者曰卒止捕賊非戰也卒優其富者貧何以勝役哉予謂之曰銑請以醫喻有人外瘍而中瘵疾醫曰用溫補虛藥之而瘍熾瘍醫曰用涼殺毒藥之而瘵劇不若使其人自酌其虛實緩急而調攝之監司皆服推之他可知已是故遵皇祖

之制革內外員之贅事核其真斯信之工核其緻斯器之才核其蘊斯舉之譽核其直斯褎之毀核其迹斯下之毋賞私勞毋尚虛名毋宥纖惡毋承巨勢功行表卓即陟大位如西漢故事是故一核執於上萬真積於下矣

師田

國家有漢之全威亡其彊亡宋之苟安類其弱盖由士業草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

不予專斷之權弛而亡支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窬小醜蔓延萬人朝廷遣官命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為風所覆然猶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制縣僉民壯即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户各分門番更月易多以傭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户醵出一人分為兩班閭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喜鬬之徒令之顧代不

足則兩户抽一揀拔悍勁授習武事登其材武者為隊長直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五鄉一長平居譏察逋喪小警團結以守夫貧民為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每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於銑曰非調邊兵不除銑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銑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之朝廷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刼乎前中原及蜀盜咸用邊軍彼知

內之弱而致輕令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在後總之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銑策奏行不月王堂平明年甲申中秋大同變

本末

治有三要曰重農曰抑商曰道儉夫農苦以獲粟商坐而取贏農業布野商藏財罰故一切之徵農靡孑遺商若罔知非挈商積以啟農産而均之天下趨商矣民既

厭農工必鹵莽食則不足即有連數郡之荒忽然數千百甲兵之餽于胡取辦唐德宗父子寄命韓滉之貢是時有珠山銀海奚濟乎夫貴難得之貨來遐方之珍羣飲之生博麗娼之濫志斯商重而多故矣夫家衍一口日供三飯比歲當千軍一餐之直向今一人共之無不駭而走也今官多濫征既有馬丁而又應驛既輸官稅而又領戶既充隷而又薪銀既取戶金而又釀甲錢司空徵料有司興造攤貨抽分曷可殫記豪右之擅官守

之漁不與是夫宜貴民富爭侈競巧轉移風尚澆淳散樸論者往往病之恤今禁𤣥貴璧爾昔齊侯惡紫而國人不復服其價乃大減宋仁宗抑珠價亦然於乎茍非上下以忠信惻怛之心臨之誠文已哉誠文已哉

修禮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可信者典謨洪範無逸立政詩數十篇而已然多舉槩究本制度詳於三禮儀禮精義而繁文周禮大規而猥事戴記博識

而鮮效或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或曰成而未用固哉
斯言聖人履即道發即憲豈如後人揣摩編綴乎若曰
未行則刑措鳴鳥何由致之蓋周末妨列國之僭者禮
也故皆去其籍孟子已不聞其詳鄒魯之儒蒐獵故典
采合舊聞為書精粹真贗兼而存之今宏綱切領似周
之章餘鄙屑冗瑣必東遷列國之異政也如今之例豈
皆皇祖之創乎禮者人心之理也協之以同然百世可
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仕者不奔祖父母之喪無

功緦之假冠婚任俗飲射故事民無定止而渙士異學
而莫正伶人道流秉禮司頌齊民下賤踰限犯分雖有
洪武制而廢夫國無禮猶水無防人無禮猶室無基衡
嗇圮毁有極哉宜詔徵四方明道與學者萃於京師準
以典誥案以三禮參以詩之詠孔氏之遺言皆比以令
之法寧要毋繁寧徑毋易裁成明典行天下垂後代俗
同德一邦其永延于休矣

訂學

孔門之才嘗列四科此計成之辭非教使然也自先聖歿立教靡準人就其資之所便遂有篤行而闇敏聞而鮮守者夫先王之禮六德六行六藝以端蹈迪以周泛應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所謂餘力學文也兩漢學者力於孝弟忠信謹於貧富進退及宋禪氏行元老鴻儒向溺空教混而入於儒鄙謹禮為嚼木病堅操為滯著雖程氏之徒亦曰先靜坐求未發之中夫中庸之教慎獨者存性也自忠恕以往至於九經孰用非性

孰功非慎本立道生則操存始中乃德成之狀夫誠意而後正心無欲而後靜虛固有倫序今人未能立而先擬濟翔得乎其言似該而偏其工似密而踈溢於陸氏濫於楊簡徐霖認心之靈覺為性汪洋淩躐肆厥詡語輕六經曰註脚斥論語支離黜大學非經謂聖賢有不勝誅之罪達磨賢於孔顏矣夫先聖存則人亡則書後賢躬行有得言之翼聖奈何迷者誤用摘尋章句剽舊旨而撰今辭繼考亭而興者標此為的深穿力鑿靡不

極乎易主箕子曰芟滋書改治忽曰始詠春秋爭媸含周禮湊司空衍太極置卦畫白紛丘殉無濟生人豪芒之用其異道靡詞裨談野記之文發於譾致術包強脅之政不與是令秘閣之儲書肆之板士夫好古之傳寫積則充棟載則汗牛學者如入武庫如遊富市淺麗易悅深淡難知炫目濫聽道真遂蔽甚者崇虛趨邁鮮可檢實夫舍粱肉而甘蜆蛤惡識正味哉昔丘墳索典煩難夫子删定而垂永矣今宜祖述孔氏憲章顏孟論証

程朱循大學論語曰工止諸孔顏曰師芟非聖之詭剪汗漫之浮火異端之蠹雖大儒所作亦叅伍去其複篇存其章章存其句句存其意簡斯精精斯達矣

通議

客曰田不畫井而均士不里選而舉或者未知本與答曰事久墜非日奮之興道未明豈冥投之襲今田有定業業有重直奪彼予此誰其甘心夫介溝洫立夫遂别等異非十年不可令如卓茂守如龔遂未考已代誰與

竟緒古者蕞爾之國必有賢哲尋常相語亦稱先王雖
朝顛公道而鄉尚清議今士夫結援植交薦已難據况
細民乎此非可卒議也夫治七年之病不追致原不養
生氣雖得三年之艾蒸骨瀫肉奚濟乎中庸謂性者天
命也率性者道也教以修之上古邈矣堯舜乃可得而
稽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統
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長幼有別與序朋友有信
斯目與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斯功與是

時士有田可生有業可修有友可觀買器買馬求盡其分安於終身一旦為臣治人止推其心立政乃出其素昔稷契臯夔皆聖儔然各治一職老而不易同志協德天下安而我不與焉譬之御人口叱目視手調足踐共行一車譬之舟子或棹或柂或帆或綆共流一航一人一心也衆人亦一心也自是代則降而道永傳民或衰而賢不乏商周之際事出創生無古可范是故太王之授泰伯之遜王季之友文王之臣三仁之生死伯夷叔齊

之逃周公召奭之佐自靖各獻咸中天則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自孔氏歿至教星垂士趍下武後世曲學伸志假霸拯時猶曰及人號曰學孔氏周覽暗舉以為博組華織繒以為文涵老釋為真傳名是昌而利是窬閭有樸行勤幹者出相率而鄙為腫木疣肉嗚呼今太學賢士之闕立教之由始擇有道為師仰法二典定矩孔顏修積分之法止撥正歷養之專且久斯可大成然後上其優者于吏部使分掌州邑之學隆其

遇禮增其禄稟使各擇里士教之成則又使分掌黨庠之學每三年上其成者試于鄉昔許仲平氏在祭酒舉其弟子姚燧耶律有尚爲屬蓋恐異言小道之敗成也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斯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乾隆御覽之寶

洹詞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洹詞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將繼勲

洹詞卷九 休集

明 崔銑 撰

松窻寤言

癸巳臘予屏迹静居致觀復之功表姪李生棟遺予古松一株若偃龍之狀曰閲歳十有五禩載列窻側共守寒節是冬天氣和煦筆硯調適乃援筆從談得八十一章取諸考槃寤言是命義不詮次

詞亡因襲粤若是非俟哲人正之崔銑識

學不志道乃寘行也道不法聖乃曲涂也聖莫中於夫子道在修其倫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強恕比諸文豈其節大其規遠其止待其定履而後博諸先儒之言以盡叅驗之詳可矣

右一章

心學辯乎善惡而已矣功在研幾善原其所為惡究其所自明以申畫果以截植則善日茂而惡日消二者未

萌也敬以持之則發於惡者鮮矣是謂立本

右二章

孔門之教孝弟本也忠信基也躬行實也文以翼也信而斯立立而斯行毋躐等毋玄言毋過論譬飲江河人人足量

右三章

天予汝明而覆昏之天予汝德而覆賊之天困汝窮而強達之天困汝賤而強貴之尚足與言性命乎

右四章

漢唐銘墓之文簡宋則繁固曰秉筆者之辯亦由漢唐行事宋人建白爾伊周書紀其御變張蕭史載其興邦賈誼董相之策匡世可也相如揚雄之賦毋乃濫乎

右五章

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心無定静之力則行乃迹爾故孟子曰不著不察

右六章

修己者驗天理人欲之消長治國者審君子小人之進退非德之德似忠之忠君子其早辯諸

右七章

士患見不高高或流於虛患行不果果或涉於麤言顧其行無虛行履其平無麤大言者難與適道尚氣者難與底功

右八章

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

辯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煥然矣實乎此者誠也歧乎此者欺也

右九章

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

格至理之謂物令之異言也則心當何主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定位次行若但點綴求異而不求其可循與否祇以抗名譁民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

右十章

碑志盛而史廢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

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右十一章

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絶焉小人豈誠於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羣論矜巳黨焉爾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内實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薫蕕不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巳污身矣荀爽之於董卓楊氏之於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邦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夫子賛曰萬夫之望

右十二章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是故慟悼哀之發於心者也羸黑擗踊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苫凷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五者一不至不可謂致欲短喪者何忍也然孝子之心曷窮故曰有終身之喪或曰而止者不可毀以滅性也論者因記禮之詞而譏其過高者未然也

右十三章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蓋老氏之論譏孔門修乎文故子貢甚言無文之不可不如是莫能矯之譬諸黄以去熱附之救寒事有適當夫子亦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平居之衡言也故前賢之義毋輕訾焉

右十四章

中年不怠可以寡過老而懋學謂之有終

右十五章

慎獨其學之樞邪口然而心違貌勉而志反事改於發
念義就於襲取皆慎之蠹也功如桓文詞如賈馬勇如
賁育玄如莊列如其心之駁何假之也外之也激之也
馳之也夫鑑非讐人而妍媸别衡非私物而輕重適大
氣普物而植者受洪冶内金而良者躍

右十六章

知之斯果行行之斯真知夫帝都之盛賢愚皆聞之問
諸人考諸圖參伍比量以求實不若身造而覯然後心

說其感矣

右十七章

強入不如積感考辭不如玩意發事不如默成動求不如靜養

右十八章

明明徳之要其惟顧乎心常存則本性見静也湛動也照是故提撕之而已矣夫明目視之毫芒莫遯也瞑之雖泰山在前闇如也瞑吾之顧者其怠與荒邪

右十九章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覬也貪其所可致覬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即思覺之即截或澄心或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矣

右二十章

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右二十一章

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有餘

右二十二章

讀經見之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右二十三章

接凡夫聞俗論應乎默乎擇其可應者推義而正言之可也

右二十四章

心在焉謂之敬由中焉謂之誠循性焉謂之情合情焉謂之恕發恕焉謂之忠

右二十五章

古無閑民士有定業兢業者實功也閑散者虛樂也學記之教有七正容修職而誦說居其一今之士終身誦說其下者習非法言也噫歟久矣

右二十六章

治世淳而尚行故士覲而善衰世漓而勝言故士起而

曉古人一道德則俗同矣修行之謂也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所以距辟行定民趨正天彝也與後之辯故訓角字句者異矣

右二十七章

良心喪而民趨迷民趍迷而公論淆上無以御其下下無所望於上則詩亡矣人之惡不見非於時議貽迹於策書則大奸横而莫之忌人欲流而何所極乎夫子懼為春秋明王道申周典别是非著勸戒也奈何亂於傳

註三家猶有準也自啖趙而下創未有之事如季姬使鄫子來朝之類任獨知之見謂之實録則凡言陋筆以卑之謂之書法則碎文苛例以淩之迄今未明也非後人之責與

右二十八章

曰會曰盟曰遇志私交也曰朝曰奔喪事王之禮廢也覺俠彊無駭未易族也公子友而下生而氏矣凡以著舊章之漸墜乎求聖學於典謨証憲則於周禮則諸侯之罪明而夫子之志得矣

右二十九章

歸賵君氏考宫用佾皆紀仲子先君失禮再取臣子不得追而議故協處以情閨門適妾之别治亂關焉故詩首關雎春秋詳仲子夫申生齊昭及荼殺身亡國之禍皆起於亂分焉爾

右三十章

求車錫命從伐逆后歸姬王室交於諸侯者此爾征伐禮樂國自專之成宣而後無書者王室益卑而諸侯散

其勢必降為家人而已矣噫

右三十一章

罪莫大於弑君惡莫甚於魯桓隱公自處攝位事多遜避實欲讓桓之心夫子書君氏卒見其眞也但莫年遲疑爾羽父與允疑有畜謀焉

右三十二章

桓公宣公皆書有年志民慶也是時大倫攸斁咎徵疊見民若亡以生生乃得豐年非天右之乎故録以紀異

何異也人不恤民而天勤之也

右三十三章

祭公逆后志僅存之禮猶不去告朔之羊也天子內后我主昏則書傳者責祭公貶天王非季女何深刻與或曰紀紀事也齊欲無紀天子不能存之爾

右三十四章

王敗不書諸侯以自奔為文存大分也若曰臣某逐某侯何以為訓後世之史幾乎詈矣春秋立詞謹嚴意實

温厚若天育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滯故曰春秋者性命之文後之言正統者借竊之君臣必書死年必分註事事貶削其忿懥之用邪

右三十五章

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王姬久在魯矣齊以弑桓之故夫人且遜異邦襄公敢偃然造其國邪故為築館於外左氏事詳而義鄙公穀明道而情疎

右三十六章

紀侯大去其國大其名也但書去國異於奔者不加大以為異穀梁曰不遺一人之詞侯未必得人心之協蓋若太王去邠攜其親屬若曰儀章器物則去國皆不暇理况舍社稷人民之重而計是區區者哉太王居西裔有空土可遷紀侯居中原蜂屯星布邦各有主故先主孔明止圖西蜀春秋傷王綱墜而弱小受亡一遺媵且屢書之興滅國繼絶世固夫子之道與

右三十七章

管子荀子謂子糾爲兄韓宣子以桓爲僖之子伐齊內子糾則爲齊公子明矣小白不係之齊則不知何人書法自爾非爲當立子糾小白皆庶公子莫適立也小白賢國高與國人迎而立之大亂之後非才不辦屯而建侯邦興難解夫子之所予也宋襄伐齊不書內昭蔽罪於桓公著其廢內修之積爾

右三十八章

文姜書卒與小君同猶桓宣之書即位也夫以如是之

惡備禮以終臣子不忠而天討之廢久矣是以哀姜再亂行父内賂意如逐公晉人庇賊春秋不修民彛之存者幾何

右三十九章

齊桓之伯佚宋萬慶父之誅若討二賊則不待諭而人紀明良心奮功邁於伐楚夫知攘夷而忽於正中國知存亡國而忽於存人心失本末矣

右四十章

春秋於公子入爭國則書子糾小白展輿去疾也辯倫則書荼及陽生也齊昭蔽罪桓公夷吾重耳各入故略

春秋別嫌疑辯同異

右四十一章

處父進趙盾射姑殺處父趙盾逐射姑君卒而臣自黨强家之相軋也宋之華向齊之崔慶衛之孫甯魯之歸父三家晉私家紛若矣卒皆覆其國蓋久筦樞機比周朋儔譽而附之者進忤而遠之者不誅則斥游說者為

之辭政事者立之基家積泰山之安邦如累卵之危根據難移燎原莫撲故曰雖有善者亦莫如之何矣如三傳之言則處父選任而告君忠矣惡得為罪

右四十二章

晉弑其君州蒲蓋弑君者當國亡能以名赴者故稱國趙盾非董狐不能書弑崔杼非太史不敢書弑盾當國而求名杼宗彊而無政故二子尚可遂其直盾奸也杼横也書偃益暴狠而據衆鼓怒晉厲去偪而挈權道也

顧戾而失中晉厲德薄而多功慮淺而數得志故敗傳者何深疑而過求乎夫君父其天也豈臣子可得而角得失邪宋昭無道晉厲名惡至今學者習言之子鮑有宋書偃專晉厲黨為之辭分惡殺恥夫君不君若蔡般陳平國齊光極矣春秋從恒稱晉悼之賢書偃佚罰畏其勢之不可也噫晉無臣甚矣何梓夫曰弑君稱國當國大臣之罪而國人有同謀者舊訓為長

右四十三章

齊桓戮哀姜晉文內王晉悼討魚石乃定伯之柄予人倫稍明紀綱麤立所謂假之也與是故儒學王道修彞倫而已矣

右四十四章

戍虎牢說曰責鄭之不能有也夫晉之名伯以攘楚也楚之猾夏以得鄭也鄭能守虎牢則楚不能攘而亂中國矣其可乎不可乎王道來遠晉君臣不知其由然亦非力之所逮也姑計一時之安則茲戍之功大矣

右四十五章

世道不終窮故春秋以獲麟終夫隆冬之陰沍而生陽木榦童葉凋而根萌芽榖苗灰燼而生意傳之實世雖大亂而天仁民開治之道不泯擾者定湛者見翳者盡明者發其獲麟之謂乎聖人録焉啓志來哲故曰生生之謂易吁淵矣哉

右四十六章

去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益荒謬矣蓋道可以知

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不能作當丘明時諸家並興非窺聖道信鄉不如是之篤非見國史本末不如是之詳但所采太博妄評議爾自獲麟至滅智氏疑後人之續與

右四十七章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末王也謂之風則夷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夷之則卑也尊之非實也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

右四十八章

周之王業太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成之周公永之周公人臣而有天子之功故其詩自為一國曰豳不得於君故為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豳曰既成而昌之矣是故反十二國之變慰檜曹之思開小雅之治非公孰能之

右四十九章

夫子存緑衣以下四詩於首變以驗二南之化非為録

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未變也

右五十章

衛自莊姜不荅宣公不父宣姜不貞遂成衛之淫風鶉奔先定中著其所以亡木瓜為殿著其所以存齊桓之功也載馳曰控於大邦其真繼綴之良策乎

右五十一章

録桑中衛之淫昭矣録溱洧鄭之淫昭矣必定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為而累載之風之亂莫大乎衛鄭次則王陳衛自內嬖鄭由莊公不兄不父王自平王不子幽王不夫陳自太姬好游皆曰三綱之斁爾夫袵席之私自一念之邪禍及於妻子毒延於邦家侮名於夷狄穢傳於後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右五十二章

風及檜曹昭先王之澤也亂極思治人之良心不泯矣

夫子傷周室大衰無以副天下之望也夫小國利有王

大國惡之封建廢而諸侯恣也是故諸侯横王室微伯

圖興王澤熄大夫强公室卑君子防乎利之道者

右五十三章

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其勢易分而

難合天子獨立於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之命哉惟

德以柔之兢業明作自治日嚴世享歲覲歸服日篤禹

有塗山之會成王六服之承史載策書以耀來世昭王

困於水濵穆王荒服不至夷王下堂而朝故宣王會東都封申伯命山甫錫韓侯赫赫乎歌盛績矣

右五十四章

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願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魯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斃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夫檜曹無幾則人望絶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竭一經聖筆神工大化妙矣淵哉

右五十五章

夫子定書終於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之伯兆王之熄夫周上承乎商下訖於秦也

右五十六章

詩桑桑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竊也毋言依附也隼言悍鷙也

右五十七章

荀卿其傑儒哉衆晦而獨明之也難羣倡而往和之也易戰國何時也荀子宗孔氏談王道解蔽言心不墮空寂屢困而不易守先儒疾其性惡之憤言乃右揚雄非決衡之論乎

右五十八章

横渠撤臯比幾於亡我後人爭氣屢變以求長真若閔道衞聖然徒熾其勝心而不悟也噫

右五十九章

程子之徒其劉絢之平正尹焞之強毅乎確守聖經異端不得而惑之尹子庶乎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者論者謂其無用豈有別見與

右六十章

許魯齋實行之儒劉靜修志道之儒吳草廬博聞之儒草廬精於考索而雜正反乎象山直以同撫産而右之爾元人謂之陸學非借譽邪

右六十一章

管幼安之避魏存漢也陶靖節之不仕存晉也生於漢代柰何乘亂而佐奸臣以覆之況毀裂冠冕身爲晉室功臣之裔而腆顔以事二姓乎劉靜修曰夷吾霸業漢武雄才幼安默如也亦民無得而稱焉者乎

右六十二章

劉子閔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曰恐江南春減猶夫賦也或譏其爲元或尊曰病宋許子不陳伐宋之謀

欲修德以來之見歐陽玄碑文 仲深亦有責言昧稽實而肆臆貶不亦寃乎

右六十三章

嗟嗟今之士何全才之鮮乎葢業之易能不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傑而興者迂辯麗文虛談溺心費日故也考學記之法守曲禮之節人生幼學一章 業由行成事因年易未仕者無躐進已仕者守定資其庶乎

右六十四章

世有大室宇侈服用肆欺誕結權要規禄位植交黨皆自明曰道也豈其愚邪將無所忌而然哉古之奸人盜名猾夫守隘亦厲節固窮而章吁何士習之益下也

右六十五章

賀醫閭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與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别傳乎

右六十六章

陳御史茂烈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埶蔬太守閔其勞遣二力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歲享云

右六十七章

月川曹端之敦篤介菴李錦之清固學皆守朱氏識或未逮沿襲之近也荒陋之中卓然自興今士習改民偽滋安得斯人矯之哉

右六十八章

王虎谷雲鳳之節介豈非強哉已乃甘張綵之臨受劉瑾之包與瑾嬖人孫聰交不終矣古云一薰一猶十年猶有臭雖臨難當劇猶不可輕予況平時邪彼人何心也欲共之興學乎今翰林成均秩文而清士好文者慕得之鄙臺省為吏夫樹節績言豈限於官守庚折刑何勤非忠計外陷而喪内守甚哉其不思也

右六十九章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己丑為乙丑長歴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況二氏去孔子之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時而疎陋吾無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截子丑二月於前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己意紛亂君即位於歲首周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之邪丘明周人也正

乃其所歷夫改月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胡為乎虞商之從哉

右七十章

至哉夫子之教也相其明而廓之扶其武而誘之子路欲共車裘於友顏子辭善勞於已子路重意氣顏子達性分猶有人已之判子進之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人已兩忘矣我無可施彼無可受四時行百物生天果無言哉

右七十一章

人食五味以養五氣疾則扞味而氣消藥以去之凡使味之得暢也人之道也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有暴民生焉侵弱犯尊反厥民常故刑以正之甚者合黨戚與逆厥上罰故兵以克之暴者服而人道通矣無疾則藥不可試也暴者泯則省刑戢兵可也夫甘味肥膏過食之且傷氣況於藥乎而況於外施者乎

右七十二章

修禮以同民德刪浮文以絶邪趨治之二要與禮者因人道之常而品節之使不流於僻非強人以所難也不能無配昏禮有六放苟同而止私誘也不能無聚飲禮百拜而酒三行防淫湎而消酗禍也為禮者其心惕然如不勝其容匑然如不足彼繁文拘貌其嚴之失與學則有見見必有言而倡誕言飭麗詞抗高論衍禪談無益人生之用不放之其不費覽者之日亂蒙士之志哉

右七十三章

開屯田以省軍供禁市酤以減縠靡削樂籍以全婦貞申里選以翼設科均田以止貪并摧商以抑末作尚儉以厚本業定制以遏奢僭簡器以絶淫巧則民尚一而生理遂良心發雖賞之不奸矣然後寺觀自毀而僧道無徒也韓子曰疲癃殘疾者有養凡僧道多無業者求生無路而後甘心為之故書曰不虐無告斯萬邦咸寧矣

右七十四章

文王化行是故游女變為喬木夫子為魯司寇是故公慎氏出其妻凡天下之民咸君之子也父母於子無不願其貞後世乃聽民為樂籍人其衣裳犬羊其溷雖名臣節士亦累聲妓放而為良何其仁與

右七十五章

堯舜之用心得人也夫子病學者無用心之所寧博弈也大學之正心憂好忿懼也孟子之存心仁禮也雖橫逆自反也與夫面壁杜門絕念與意者異也

右七十六章

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四失乎急論議則畧巳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黨則叢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蠹事

右七十七章

名與利其因而生交而益者乎名高則利巨得利則羣附而譽日延無以是為心宅於道斯可適矣韓子曰莫為之先雖美弗章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其相須以釣名

利之游談乎自古國家之壞起於人臣患失之心是故佞以奉上恭以合朋引以植黨卒之私萃而政弊政弊而民離斯禍及其躬而不可解自得適以自失自厚適以自伐愚矣夫

右七十八章

良金美玉見者珍焉白日朗晝盲者說焉炫鉛石而晴昏霧也將誰欺乎士強交以求名基下以抗高闇其理而妄通之遠其實而安居之不亦恥乎是故君子葳辯

於訥置有於無有不動動則孚矣

右七十九章

名是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小人其心君子其飾故張商英忤蔡京溷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杲廁儒林矣後之視今其有類是者乎奸人已得富貴故立一節以自異偶以幸遇而竊名者蓋多有之

夫儒必宗聖人聖人之道載於經未嘗令人求之博文約禮之外曾氏子思傳之道在日用愚者與能邪說曰

博即約也道不可以言傳夫睿智如聖偉傑如賢過今人遠矣必曰文行邪說曰求之吾心而已矣其忽悟斯可是自處聖人之上矣夫經何為而作也聖人自思其身之不存無能淑來世故筆之書猶父祖籍家積以貽子孫子孫棄而不守固罪矣以籍為贅而索其積於茫昧其可乎哉

右八十章

陸象山有言自顏子歿而夫子之傳亡近時學者述之

夫古今風氣有淳漓而學術有難易顔子和厚純美資禀高矣少依夫子無一行之誤由一言之迂繹也自程子朱子且出入老釋泛濫諸家比之反正歸約心力已竭葢道喪學迷羣咻衆喧揀金於沙幸而獲之文王之德先儒曰似堯舜舜承堯治恭已而成文王五十年卑服即功朝夕不遑暇食而衛邦未化虐主尤恣則士生衰世之下艱學已哉陸氏之謂傳乃釋氏之頓悟視夫子博約之教其華貊矣

右八十一章

寤言成授子汲使葴之汲請曰大人之書平實矣

然道貴含弘詞尚徽婉今摘人之疵抉偽之隱毋

乃太直而急論議與予曰聖賢汲汲然闢邪豈讐

彼哉葢定己之志而防民之流也古之楊墨之徒

正名蹈迹自處以異端聖賢猶惡其塞仁義之塗

使見後人混禪於儒誣道惑民者黙焉而已乎汲

請曰朱子云晉尚清談實愛官職彼有假存心以

蓋行之不檢倡糟粕之贅以揜其學之不精又何必費詞予莞然笑曰予真多言哉嘉靖甲午春正月己未少石老人續書

乾隆御覽之寶

洹詞卷九